



天外“求索”文库



NIUYUEPAI SHIGE YANJIU

纽约派诗歌研究

刘立平◎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纽约派诗歌研究

刘立平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派诗歌研究 / 刘立平著. —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 9

(天外“求索”文库)

ISBN 978-7-310-04640-9

I. ①纽… II. ①刘… III. ①诗歌研究—美国
IV. ①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7751 号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孙克强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5.5 印张 2 插页 216 千字

定价: 31.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天外“求索”文库

天外“求索”文库编委会

主 任：修 刚

副主任：王铭玉

编 委：余 江 刘宏伟

序：自我是所有的感性

汪剑钊

立平的专著《纽约派诗歌研究》即将付梓，嘱我为之作序。我欣然答应。

首先，我要祝贺立平，他多年的研究成果而今有了一个面世的机会；其二，我要为中国的诗歌爱好者而感到高兴，他们将有幸读到一本全面、系统地论述美国纽约派诗歌的专著；其三，我也可藉此谈点自己学习英语诗歌的体会，与读者诸君共赏艺术之真、诗歌之美。

关于 20 世纪美国诗歌，我谈不上有很深的研究，平时只是出于兴趣而泛读和浏览过一部分作品与相关评论，远没有立平那样有着系统、深入和细密的了解。不过，作为立平博士生期间的指导教师，一名年长于他的资深诗歌爱好者，帮着在前面鸣一下锣，开个道，自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2008 年 10 月，纽约派诗人的第二代领袖人物罗恩·帕吉特应邀到中国访问。搭上这趟顺风车，我请他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作家论坛”作了一次讲座“诗歌应该怎样面对现实”。那次讲座就是由立平承担了主要的翻译工作。讲座非常成功，这自然与立平在其中所作的出色传递分不开。帕吉特的那次演讲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如何教授孩子们学习和写作诗歌的经历。其中，他对儿童天性里所具有的诗性思维的保护和开发，对写作自由度的扩展，对我深有启发。首先，帕吉特强调幻梦所具有的巨大的作用，认为梦保存了诗歌的

真实，这一观点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其次，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然告诉听众，诗人在写作教学中应该鼓励孩子们去撒谎，让他们尽情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哪怕胡说八道也成。当然，这不是说教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恣意地撒谎，而是培养孩子们的虚构能力，鼓励他们在无功利的撒谎游戏中挣脱现实的羁绊，进入一个想象的自由空间。他们希望把“一首诗当作自由联想的发射台”。根据这番言论，我们对照阿胥伯莱诗歌中俯拾皆是的那些自由流动的意象，犹如天马行空式的玄思，便不难揣测到纽约派诗人那种磅礴想象力的根源。

纽约派诗歌自然与纽约有关。纽约位于美国大西洋海岸的东北部，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特大城市之一。1898年，纽约县与布鲁克林市、里士满县和皇后县的西部合并，作为一座现代化的都市的纽约便得以基本确立。20世纪初，由于经济上的快速增长和繁荣，纽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经济、金融的中心，开始对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商业、媒体、娱乐和时尚等领域辐射出巨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未受战争的直接损伤，纽约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龙头，成功地引导美国度过了经济大萧条时期，并且以其独有的地理和经济优势成为继巴黎之后又一个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心，吸引了一大批科学家、艺术家、诗人和各界知识分子。这部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人士聚集到这个城市，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对纽约的文学、视觉艺术、音乐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如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百老汇音乐剧、爵士乐、迪斯科舞蹈更是引领了世界文化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纽约已经成为美国的经济、文化和民主制度的象征。立平专著所论述的“纽约派”诗歌便诞生于这一特殊的背景之中。

不过，纽约派诗歌中的“纽约”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因而纽约派也不是一个仅局限于地域性意义上的诗歌流派，而更多地是一个面向整个现代文明，关注当下生活的诗人群体。作为标志性的旗帜，飘扬在纽约派诗歌城堡上空的是它焕发着青春活力的都市意识，一种充满了多元、活力、开放、实验、现代性的文化精神。

正是在这面旗帜下，诗人们快乐、轻松地对待生活，率性、随意、幽默地进行创作。他们关注人的精神，但并不排斥物质，而是遵循享乐主义的原则，自觉介入现实，在生活与艺术之间打开一条语言的通道，表现出略带一点艺术“唯我论”的狂傲和直接面对生活本身必须的谦卑。

纽约派诗人崇尚直觉，相信偶然，对历史与过去抱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因而致力于甩脱文化的焦虑。他们关注都市生活的氛围、它的节奏，以及对现代人所施予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致力于在自己的写作中释放出来，在看到了传统意义上的自我被都市文明的淹没之后，从感性和直觉出发，去重新确立“城市人”的自我，正如丹尼尔·霍夫曼对他们的评价：“自我是所有的感性，是一种记载对周围所有刺激感受的自治器具。”他们经常出没于剧院、博物馆和图书馆，享受和汲取古典与现代融汇后的文明成果。他们与法国诗歌有极深的渊源，对超现实主义和达达式狂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继承与发扬，崇尚非理性、潜意识和游戏性，倡导自动写作，鼓励白日梦，凡此等等，几乎都可以在纽约派诗人那里获得美妙的回响。他们追求生活的自然状态，努力让精神得到放松与自由。同时在纽约派诗人那里，城市并不是一个异在于人的怪物，而是另一种自然，一种纳入了历史轨道却未必契合生命伦理的存在，因此，他们并不排斥城市文明，而是欣然接受个体生命遭遇的一切，在享受现代化生活的同时，也正视现代化生活所产生的垃圾。他们非常善于移植现实生活的片断，对世界的混乱现象以意象的不和谐与断裂来展示和表现，力图在细节真实性的基础上凸显诗歌对时代的折射。

就横向情况来考察，纽约派诗歌无疑受到绘画中的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他们早期与这一风格的画家们过从甚密，偶或还在经济上得到过后者资助。纽约派诗人与画家之间的友谊是一种非常值得人们称道的双向互赢的关系。正如画家们希望增加绘画中的抽象性，以提升人们的智性，为想象力拓展更广阔的空间，纽约派诗人则力图将绘画的元素融入到诗的节奏里，让作品更具体、更感性，更具设计性，他们将每一个句子写在纸上，犹如画家挥动画笔，在

画布上落下每一道画笔。由于受到视觉艺术的影响，他们有时会从事一种类似于行为诗歌的艺术，在这方面，他们可以与金斯堡、凯鲁雅克的垮掉派诗人交相辉映。此外，他们的创作带有很强的散文化、口语化、即兴性和戏剧化特征，诗人们善于将日常用语和社会性的语汇带入创作，以增强诗歌的现场感和新鲜感。其中一些诗人，如阿胥伯莱、斯凯勒等，轻视形式逻辑，尤其喜欢在不连贯的意象中让词句自由地奔跑，时不时地翻越语法的栅栏，进入神秘的语言花园，在反常规的表达中完成新鲜的审美体验。

除绘画以外，纽约派诗人非常重视诗歌的音乐元素，阿胥伯莱说过：“我感到我能在音乐中最好地表达我自己。我所喜爱音乐的原因，是它能使人信服，能将一个论点胜利地推进到终结，虽然这个论点的措辞仍然是未知量。保存下来的是结构，论点的建筑方式，风景或故事。我愿在诗歌里做到这点。”但他们崇尚的音乐显然不是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肖邦、门德尔松等人创作的古典音乐，甚至还不是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等表现“不和谐性”、“反对称性”的现代经典，而是融合了爵士乐、非洲达姆鼓乐、乡村摇滚、波普音乐等元素的现代流行音乐。因此，他们作品中的音乐性也较多地显示了某种平民化的亲和力。

正是由于上述特征和贡献，纽约派诗人尽管不打旗号，没有宣言，也无系统的理论，相互联系也十分松散，却在文学史上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被归入纽约派的几位诗人，在20世纪美国诗歌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中尤以阿胥伯莱、奥哈拉、科克和斯凯勒更为突出，他们的创作已被认为是英语诗歌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6年8月23日，胡适写下了一首白话诗《朋友》，后改题为《两只蝴蝶》发表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杂志上。自此，中国诗歌便走上了一条白话写作的道路。中国的现代诗在有了一个充满焦虑的“尝试”之后，迄今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不过，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并不顺畅。20世纪以降，几乎所有中国诗人都被一个沉重的乡村情结所纠缠着。在城市与乡村的问题上，诗人们的态度

表现得极其暧昧和矛盾，一方面，他们对城市非常依赖，享受着高科技文明的一切成果，对舒适、快捷、奢侈的生活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迷恋；另一方面，他们又极端地排斥都市化的生活模式，对由此衍生的僵硬、格式化的生存严重不满和不信任。这种言不由衷的态度使得他们写作的诚实性令人怀疑，也使他们的作品在流传上受到了有意无意的限制。

在消解现代人的乡村情结方面，美国纽约派诗人为中国诗人提供了一个较为可取的姿态。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立平的这本专著更有着极深的现实意义。我相信，中国读者在了解这些异邦诗人的写作态度和品读他们的艺术成果之后，更容易确立一种自信和健康意识，能够正确地对待所面对的现实与社会，在喧哗与骚动中诗意地栖居，在后现代的氛围体会永远的浪漫主义。

立平为人谦和、淳朴、踏实，在同学和老师中一直有很好的口碑。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名研究者，他还拥有出色的艺术感受力和自如、流畅的中文表达能力，这些素质与他较强的理性思辨能力相结合，已令他成为英美诗歌研究领域中的后起之翘楚。在这部专著中，他的才情更是得到了适切的发挥，其不乏独创性的诸多见解分布于各个章节，时不时地给人以阅读的惊喜。为此，我认为这是一部值得予以郑重推荐的专著，并祝愿它的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目 录

序：自我是所有的感性·····	1
引 言·····	1
第一章 “那年轻人更如同在天堂”：纽约派诗人的形成·····	13
第一节 “充满激情的时代”·····	13
第二节 “创造”出来的纽约派·····	16
第三节 合作的无穷魅力·····	22
第四节 共同的诗学主张·····	27
第二章 冲破形式主义的藩篱：文本的愉悦·····	31
第一节 超越新批评·····	31
第二节 真实的快乐·····	38
第三节 诗歌的艺术·····	49
第四节 什么是真正的严肃·····	56
第三章 “一种沉默充满了噪音”：想象的翅膀·····	64
第一节 “失去的词语”·····	64
第二节 “偶然的安排”·····	69
第三节 “黑鸟的眼睛”·····	73
第四节 漂泊者的家园·····	76
第四章 “我看到这种美”：纽约派诗人与自然·····	81
第一节 “这缤纷的光与影”·····	81
第二节 本真的呈现·····	86
第三节 尘世是唯一的天堂·····	97

第四节 词语的召唤	104
第五章 都市喧嚣下的诗意生产：纽约派诗人与城市	110
第一节 “那就是你所想到的城市”	110
第二节 瞬间的时间体验	115
第三节 大都市的痛苦与压抑	122
第四节 城市森林中的自我	128
第六章 诗与画的共感：纽约派诗人与画家	143
第一节 “我为什么不是画家”	143
第二节 在时间的进程中	154
第三节 “创造自己的生活”	160
第四节 “它们像岩石一样有力”	165
第七章 自由的艺术追求：纽约派诗人的先锋性	176
第一节 先锋派的理论探讨	176
第二节 “模仿就是自杀”	182
第三节 艺术的自主性	186
第四节 艺术与生活的融合	191
第八章 不是尾声的尾声：纽约派第二代诗人简介	197
第一节 从塔尔萨到纽约	197
第二节 奥哈拉之后	201
第三节 记忆的闸门	209
第四节 语言的无限可能	213
结 语	222
参考文献	227

引言

20 世纪 50 年代，抽象表现主义绘画风行一时，作为抽象表现主义发源地的纽约也逐渐取代巴黎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纽约为艺术家提供了最宽松的环境和最理想的氛围，成为艺术家创作的天堂。纽约派诗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迅速成长，他们与抽象表现主义大师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威廉·德·库宁(Williem De Kooning)等交往密切并进行了广泛的合作；纽约派的代表人物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肯尼斯·科克(Kenneth Koch)、约翰·阿胥伯莱^①(John Ashbery)、詹姆斯·斯凯勒(James Schuyler)更是相继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批评家协会奖等奖项，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纽约派诗人这个称呼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他们就是纽约的诗人。其实，纽约派影响比较大的阿胥伯莱、科克、奥哈拉和斯凯勒都不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阿胥伯莱生于纽约州西北部的城市罗切斯特，在梭达斯(Sodus)附近的一个农场长大；科克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奥哈拉的家乡在马萨诸塞的葛拉夫顿；斯凯勒生活在一个接近布法罗的小镇东奥罗拉。不仅如此，这四位诗人中，科克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后，离开纽约在法国和意大利待了 3 年；阿胥伯莱 1955 年离开纽约，在法国待了 10 年；斯凯勒在 1949 年从欧洲定居纽约后，也曾离开纽约在长岛和缅因州居住了很长时间，只有奥哈拉一直生活在纽约。虽然他们既不是出生在纽约，也并非一直住在纽约这个城市，但是他们却与纽约有着

^① 奥哈拉获得过国家图书奖，斯凯勒获得过普利策奖，阿胥伯莱则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批评家协会奖三大奖项。科克获得过博林根诗歌奖和雪莱诗歌奖以及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的提名。

不解之缘。纽约位于美国的东部，是世界闻名的大都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欧洲艺术家与诗人云集于此，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纽约不仅拥有众多世界一流的博物馆，而且提供了艺术创作的自由空间。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纽约派的诗人陆续来到纽约追寻自己的梦想。科克1948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后来到纽约^①，阿胥伯莱1949年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的研究生；1951年奥哈拉^②搬到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公寓里，在现代艺术馆的前台工作；斯凯勒^③1947年去欧洲游历，1949年返回纽约。纽约派诗人在灯火辉煌的夜晚与艺术家在酒吧中讨论创作，在纽约熙熙攘攘的街头寻求诗歌的灵感，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从某种程度上讲，纽约不仅仅是地理称谓，更代表了一种文化精神，成为一种象征和隐喻。正如大卫·莱曼所说的：“今天，纽约派创作的动力和方法 and 纽约特定的地理位置关系不大，纽约是一种创造奇迹的思想状态，这同时代表着相信诗歌是语言的发动机而非感受体验的储藏室。”^④这座城市如同一条金色的链条将诗人们连接在一起，不论诗人居住在哪里，纽约都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之城，是他们艺术生命的源泉和创作的动力。

1960年，唐纳德·艾伦(Donald Allen)出版了《美国新诗：1945～1960》(*The New American Poetry, 1945～1960*)。在这本书中，他将纽约派诗人单列一章，与黑山派和垮掉派等诗派并置，第一次介绍了纽约派的六个诗人：约翰·阿胥伯莱、弗兰克·奥哈拉、肯尼斯·科克、詹姆斯·斯凯勒、芭芭拉·格斯特(Barbara Guest)和爱德华·菲尔德(Edward Field)的作品，并且收录了奥哈拉和斯凯勒论述

① 但之后不久科克就获得富布莱特奖金去法国待了一年，之后又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直到1952年才回到纽约。

② 奥哈拉、科克、阿胥伯莱三人均就读于哈佛大学，阿胥伯莱和科克分别于1945年和1946年入学，专业是英国文学；奥哈拉于1946年入学，最初学的是音乐，后来转为英语专业。阿胥伯莱和科克1947年在哈佛大学相遇，在那里他们都是《代言人》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奥哈拉1949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后搬到纽约，不久结识了阿胥伯莱。

③ 斯凯勒在蒂博尔·德·纳吉画廊拉里·里维斯的第一次展览开幕式上，认识了奥哈拉，第二年又结识了肯尼斯·科克，从此这三位诗人成为终生好友。

④ David Lehman, *The Last Avant-Garde: The Making of the New York School of Poet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9, p.8.

纽约派诗学的散文。美国先锋派领袖约翰·麦尔斯(John Myers)1961年在他的文章^①里第一次用了“纽约派诗人”这个名词。1969年由他编辑出版的《纽约派诗人》(*The Poets of the New York School*)是第一部纽约派的诗歌选集,收录了奥哈拉、阿胥伯莱、科克、斯凯勒、格斯特等人的作品,为纽约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0年,罗恩·帕吉特(Ron Padgett)和大卫·沙皮诺(David Shapiro)编辑并出版了《纽约诗人选集》(*An Anthology of New York Poets*)。此后,纽约派诗人的回忆录、诗集和研究纽约派诗人的专著陆续出版,为纽约派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唐纳德·艾伦编选的《伫立行走于纽约街头》(*Standing Still and Walking in New York*, 1975)收集了奥哈拉的访谈以及他撰写的一些文学评论;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的《弗兰克·奥哈拉:画家中的诗人》(*Frank O'Hara: Poet among Painters*, 1977)主要分析了弗兰克·奥哈拉的诗歌与绘画、音乐的关系;比尔·柏格森(Bill Berkson)在奥哈拉去世以后编选了《向奥哈拉致敬》(*Homage to Frank O'Hara*, 1978)一书,书中收录了奥哈拉的诗人和艺术家好友撰写的回忆奥哈拉的文章;大卫·沙皮诺(David Shapiro)的《约翰·阿胥伯莱》(John Ashbery, 1979)分析了阿胥伯莱诗歌中的拼贴与戏仿;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不仅在他编辑的《美国诗歌:1945~1965》(*American Poetry, 1945~1965*, 1984)中特辟专章介绍弗兰克·奥哈拉的都市诗歌,而且在他主编的《现代批评视角:约翰·阿胥伯莱》(*Modern Critical Views: John Ashbery*)一书中收录了阿尔弗雷德·考恩(Alfred Corn)、大卫·卡尔斯通(David Kalstone)、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等几位著名批评家的文章,分析了阿胥伯莱的诸多经典诗歌。菲利普·奥斯拉德(Philip Auslander)的《纽约派诗人的剧作家生涯》(*New York Poets as Playwrights*, 1989)分析了纽约派诗人奥哈拉、阿胥伯莱、科克和斯凯勒的剧作;乔夫·沃德(Geoff Ward)的《自由的法规:纽约派诗

① 麦尔斯的文章发表在加利福尼亚的文学杂志《游牧者》上。

人》(*Statutes of Liberty: The New York School of Poets*, 1993)以及大卫·莱曼(David Lehman)的《最后的先锋派: 纽约派诗人的形成》(*The Last Avant-Garde: The Making of the New York School of Poets*, 1998)是两本集中探讨纽约派诗学与发展史的著作,二书对于纽约派的来龙去脉以及纽约派诗人与画家的关系都作了详细探讨;布拉德·古奇(Brad Gooch)的《城市诗人: 弗兰克·奥哈拉的生平和他所生活的时代》(*City Poet: the Life and Times of Frank O'Hara*, 1993)是奥哈拉最权威的传记;苏珊·舒尔茨(Susan Schultz)编写的《约翰的部落: 阿胥伯莱与当代诗歌》(*The Tribe of John: Ashbery and Contemporary Poetry*, 1995)除了收录分析阿胥伯莱诗歌的文章,还对阿胥伯莱所受的影响和阿胥伯莱诗歌与后现代诗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罗塞尔·佛格森(Russell Ferguson)的《纪念我的感情: 弗兰克·奥哈拉和美国艺术》(*In Memory of My Feelings: Frank O'Hara and American Art*, 1999)展现了奥哈拉和美国当代艺术的密切联系;泰伦斯·迪戈里(Terence Digory)和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共同编选的《自我的场景: 纽约派研究新作》(*Scene of My Selves: New Work on New York School Poets*, 2001)也是一部较为全面的纽约派诗歌评论集,书中主要收录了评论阿胥伯莱、奥哈拉、斯凯勒、格斯特和科克的文章;英国学者威廉姆·沃特金(William Watkin)的《在诗歌的进程中: 纽约派与先锋派》(*In the Process of Poetry: The New York School and the Avant-Garde*, 2001)主要探讨了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沃特金教授认为纽约派诗人消除了艺术与生活的距离,他们的创作使诗歌成为正在发生的事件;丹尼尔·凯恩(Daniel Kane)的《欢迎所有的诗人: 20世纪60年代下东区的诗歌图景》(*All Poets Welcome: The Lower East Side Poetry Scene in the 1960s*, 2003)主要介绍了纽约派的第二代诗人,特别介绍他们延续了圣马克教堂的读诗活动,这一活动让纽约派这一团体得以继续保持活力;安德鲁·爱泼斯坦(Andrew Epstein)的《美丽的敌人: 友谊与战后美国诗歌》(*Beautiful Enemies: Friendship and Postwar American Poetry*, 2006)主要阐释了纽约派诗人与艺术家的友谊与

他们的创作及自我的关系。认为其诗学是对爱默生诗学的继承。麦琪·尼尔森 (Maggie Nelson) 的《女性、纽约派和其他抽象艺术》(*Women, The New York School, And Other True Abstractions*, 2007) 主要探讨了性别在阿胥伯莱、奥哈拉和斯凯勒诗中所起的作用。

近年来, 国外也相继出现了多篇研究纽约派的博士论文, 纽约城市大学的罗伯特·汤姆森 (Robert Thomson) 在其论文《詹姆斯·斯凯勒诗歌中的艺术和日常生活》(*Art and Daily Life in James Schuyler's Poetry*, 1997) 中通过分析斯凯勒的诗歌《致敬》、《自由的结合》、《诗歌之晨》来寻求诗歌与写实主义绘画及日常生活的关系; 阿尔伯塔大学的迈克尔·兰德里 (Michael Londry) 的《哈佛大学的纽约派诗人》(*New York Poets at Harvard*, 1997) 分析了阿胥伯莱、科克和奥哈拉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创作; 马克尔·西尔弗伯格 (Mark Silverberg) 的《超越激进艺术: 纽约派诗人和新先锋派》(*Beyond Radical Art: The New York School Poets and the Neo-Avant-Garde*, 2000) 探讨了对于纽约派这个概念的误解以及纽约派与新先锋派的关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李云扬 (Lim Junyoung) 的《拓展抒情的领域: 表演艺术和视觉艺术下的纽约派诗人》(*Expanding the Lyric Terrain: The New York School of Poets in the Context of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2002) 分析了纽约派诗人的诗歌与音乐、绘画和舞蹈艺术之间的关系; 哈佛大学的安妮·罗昂斯 (Anne Rounds) 的《惠特曼留给纽约诗人的双重遗产》(*Whitman's Double Legacy to Poets of New York*, 2009) 阐释了惠特曼的传统以及纽约这个城市对于纽约派诗人的影响。

纽约派诗人相继出版了多种诗集, 在其他学者编选的纽约派诗集中, 入选的纽约派诗人也有渐趋增多的趋势, 英国学者马克·福德 (Mark Ford) 编选的《纽约派诗人》(*The New York Poets*, 2004) 辑录了 15 位诗人的作品; 罗恩·帕吉特和大卫·沙皮诺编选的《纽约诗人选集》辑录了 27 位诗人的作品; 泰伦斯·迪戈里的《纽约派诗人大全》(*Encyclopedia of New York School of Poets*, 2009) 则收录了 66 位诗人的作品。